

性別、階級和文類：

瑪麗·李頗詩中的雙聲主體

宋美瑋/ Mei-hwa Sung

淡江大學英文系 教授/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

瑪麗·李頗 (Mary Leapor, 1722-46) 出身勞動階級，在富貴人家專司廚房雜役，閒時則讀詩寫詩，最是崇拜波普 (Alexander Pope, 1688-1744)，也仿寫新古典主義詩的重要文類，但常引自身經驗，加入性別和階級的思維，以致詩中承載非常鮮明的反傳統的題材和主題。本文擬自文類和文化兩個層面探討李頗的詩 (包括牧歌、鄉間莊園詩、農事詩札、諷刺詩)。一名勞動階級女性書寫父權道統的文類，雖模仿大師，卻也同時挑戰其文化霸權。十八世紀中葉，隨著小說與感性詩的興起，中產和勞動階級的作家逐漸出頭，其中不乏女性與農民。在詩的領域，傳統的文類規範已露疲態，頻頻遭到來自勞動階級與女性的「另類聲音」(voices of the Other) 滲入之際，李頗雖仍遵循文類的成規 (形式、辭藻、格律等)，但卻顛覆其價值體系，發揚女性和勞動階級的主體意識，在詩中呈現一個雙聲主體的現象。本文閱讀李頗的詩作，企圖探討性別、階級和文類的既有機制三者之間的糾結角力，為這位徘徊於文學廟堂門外的勞動階級女性詩人，尋找她在多重文化勢力激盪之際的文學史的位置。

【Abstract】

Daughter of a nurseryman and herself a cookmaid to a wealthy family, Mary Leapor (1722-46) composed several hundred poems in the short span of her literary career. Many of those she wrote are marked by both conformity to the conventions of the neoclassical genres and a voice of her own. This paper tries to read Leapor's imitations of neoclassical poetic formations (pastoral, country-house poem, georgic verse epistle, and satire) as sites of cultural confrontation which involves gender and class issues.

【關鍵詞】

瑪麗·李頗、雙聲主體、牧歌、鄉間莊園詩、農事詩札、諷刺詩

瑪麗·李頗 (Mary Leapor, 1722-46) 出身勞動階級，父親為貴族家庭的園丁。她約十歲時在家受母親教導，初識詩文。稍長她也以幫傭為業，在富貴人家專司廚房雜役，閒時則讀詩寫詩，於當時文壇大家中最是崇拜波普 (Alexander Pope, 1688-1744)，也仿寫新古典主義詩的重要文類，但常引自身經驗，加入性別和階級的思維，以致詩中承載非常鮮明的反傳統的題材和主題。李頗約於 17 歲開始寫詩，24 歲過世，死後詩作得以出版，於當時文人雅士圈中享有名氣。雖然如此，兩百多年以來她的文名起落不定，並未持續走揚，直至 1980 年代，由於朗士戴 (Roger Lonsdale) 將十八世紀非主流詩人取樣結集出版¹，收錄十多首李頗的佳作，使得她再度獲得注意。此後，學者討論日多，公認李頗為十八世紀最重要的女性詩人。本文擬自文類和文化兩個層面探討李頗的意義。一名勞動階級女性書寫父權道統的文類，雖模仿大師，卻也同時挑戰其文化霸權；於十八世紀中葉，隨著小說與感性詩的興起，中產和勞動階級的作家逐漸出頭，其中不乏女性與農民。在詩的領域，傳統的文類規範已露疲態，頻頻遭到來自勞動階級與女性的「另類聲音」(voices of the Other) 滲入之際，李頗的詩（包括牧歌、鄉間莊園詩、農事詩札、諷刺詩）雖仍遵循文類的成規（形式、辭藻、格律等），但卻顛覆其價值體系，發揚女性和勞動階級的主體意識。李頗借用主流的文類形式，書寫邊緣勞動女性的志氣，在詩中呈現一個雙聲主體的現象。本文閱讀李頗的詩作，企圖探討性別、階級和文類的既有機制三者之間的糾結角力，為這位徘徊於文學廟堂門外的勞動階級女性詩人，尋找她在多重文化勢力激盪之際的文學史的位置。

李頗在英國新古典主義的詩壇是個異數。在當時初興的勞動詩人現象（打穀工、擠奶女工、洗衣婦等勞動階級寫詩並出版販售）²之中，李頗令人矚目。她在第一位主人家中的圖書室閱讀古典與新古典文學，換至第二位主人家之後讀書寫作更至荒廢工作的地步，惹怒主人而遭辭退。十七歲時母親過世，她回到博雷克理 (Brackley) 父親家中照顧家務，自此盡情揮灑筆墨，直到 24 歲得麻疹病逝，短短幾年寫了數百首詩，另加一齣劇本。她在生時詩作即在貴婦人圈中流傳，頗獲賞識，死後由摯友佛里曼托 (Bridget Freemantle) 及其他男性詩友為她招募訂戶，於 1748 年和 1751 年各出版上、下冊詩選，名為《以詩為記》(*Poems Upon*

¹ *The New Oxford Book of Eighteenth-Century Verse*, Oxford UP, 1984; *Eighteenth-Century Women Poets*, Oxford UP, 1989。

² 參見 Susanne Kord。

Several Occasions)。李頗出身寒微，但心儀波普³，私人藏書約 20 冊，率皆希、羅古典作家、強生 (Ben Jonson)、德來登 (John Dryden) 及時人波普和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之作。李頗的詩在 19 世紀常被刊載於當時期刊 (如 *The Monthly Review*、*The Lady's Poetical Magazine*、*The Gentleman's Magazine* 等)，被讚譽為「天才」(natural genius)。這位自學詩人模仿新古典主義的復古文類，例如牧歌 (pastoral)、鄉間莊園詩 (country-house poem)、農事詩札 (georgic verse epistle) 和諷刺詩 (verse satire)，但是加入自我的經驗，將女性和勞動階級的歷史真實注入父權道統的文類/文化框架之中，因而產生雙音的論述 (double-voiced discourse)。本文擇例討論李頗如何在上述各類的詩中承襲傳統但又改變傳統，呈現文類傳統與個人心志之間的雙聲對話，具備傳世文學的複雜特質。

一、 牧歌

牧歌體自公元前 3 世紀古希臘詩人希奧克里塔斯 (Theocritus) 藉牧羊人的對話描繪鄉間寧靜美好的景物，或吐露內心隱藏的戀情，用以對比城市和朝廷的喧鬧奸詐。維吉爾 (Virgil) 寫英國詩人中的約翰·鄧恩 (John Donne)、密爾頓 (John < 牧歌集 > (*Eclogues*) 更將此文體推向巔峰，使得後人群起仿效。牧歌體為十七、十八世紀英國詩的主流，鄧恩 (John Dryden)、密爾頓 (John Milton) 和波普皆有佳作流傳後世。女性詩人甚多選擇寫作牧歌，原因在於牧歌以自然景物為主要題材，語調注重抒情，契合女性的既定性別屬性，社會接受度較高。⁴ 李頗的詩逾半為牧歌體，其中最知名的兩首為〈八月〉(“The Month of August”) 和〈米拉的長相：牧歌一則〉(“Mira's Picture: A Pastoral”)。前者於牧歌成規的框架中置入性別與階級主題，後者則以詼諧的口吻顛覆牧歌的浪漫，對女主角 (female subject) 的形象以諷刺畫 (caricature) 的手法描繪，自嘲之同時更嘲弄牧歌體的成規。〈八月〉鋪陳秋季的豐饒景緻，詩名刻意指涉波普的四首以春夏秋冬四季

³ 李頗在多首詩中直言對波普的憧憬，寫詩亦常以波普為典範，學者 Betty Rizzo 和 Donna Landry 對此有兩極評價，Rizzo 稱李頗罹患「奴性焦慮」(“anxiety for influence”)。Landry 反駁此說，認為李頗在形式上仿效波普，但其主題與精神卻是反抗波普所承繼的父權價值。

⁴ 參見 Ann Messenger。另外，波普和密爾頓的牧歌皆寫於年少時，成名後皆以寫史詩/反史詩為最終職志，文類的性別位階是當時的普世價值，由此可見一般。

為題的牧歌。⁵此詩以在朝為官的男子西維納士和鄉下少女菲莉絲的對話展開，已然改變了傳統以兩位牧羊男子為對話人的成規。西維納士對菲莉絲展開追求，歌頌她是「早晨的青空，我心頭的喜悅，也是我眼中的嬌娘」(“a Morning Sky, / Joy of my Heart, and Darling of my Eye”)。菲莉絲是西維納士眼中的美女獵物，是被男權的眼光所凝視的客體。李頗以秋天為標題，以契合詩中「豐饒」的意象。西維納士以豪門財富的象徵(庭園景致)引誘菲莉絲，細數人工造景的成果(曼妙的爬藤、鮮豔的桃李、修剪齊整的矮種樹、跳躍閃亮的噴泉)，聳立的樓廈更是氣派，屋內牆上掛滿莊嚴的畫像，地板則鋪蓋華麗耀眼的織毯。西維納士問道：「這些豈是一個打穀農工的穀倉可比？」(“Are these not fairer than a Thresher's Barn?”)菲莉絲拒絕財富，以大自然的恩賜「我父親的田地」(“my Father's Field”)所生產的莊稼和瓜果與人工的精緻產品抗衡，強調樹木不宜修剪，寒舍雖無壁畫與地毯粧飾，亦自飄散泥土芳香，而陋園之內月桂樹依偎在溪流之畔，便是清涼樂土。李頗以菲莉絲的反駁結束此則牧歌體對話。菲莉絲選擇當地牧羊人柯雷登(Corydon)為伴侶，拒絕城裡人西維納士。李頗雖襲用牧歌的對話形式，但辭藻多為自創，並無牧歌中常見的夜鶯與西風等陳詞濫調，代以日常真實的用語。李頗遵循牧歌的傳統主題，肯定自然(Nature)，貶抑人為(Art)，但更重要的是，她於其中埋伏女性自主、勞動為貴的意識與價值。

〈米拉的長相：牧歌一則〉中，李頗更進一步以詼諧的語調顛覆牧歌的成規，伸張勞動階級女性詩人的心志與自覺。此詩的自傳況味濃烈苦澀，比諸〈八月〉的間接含蓄大不相同。〈八月〉詩中的雙聲論述隱藏在自然／人工、父權／女性自主和城市／鄉村的多重二元拮抗的張力之中。但是〈米拉的長相：牧歌一則〉藉著詩人的自我指涉與醜化，徹底質疑牧歌文類賴以存在的傳統價值：婉約的美女以及唯美的情和景。此詩的副標題為「藝術家的自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對話者為當地的牧羊人柯雷登和城裡來的訪客費拉瑞歐(Phillario)，由柯雷登回答費拉瑞歐的詢問，想知道那位「行走在遠方山頭／眉宇深鎖，頭戴一頂邈邈睡帽／看似從來不見天日／喃喃自語，數著腳步」的女子是誰(But who is

⁵ 波普的四首牧歌標題為：“Spring. The First Pastoral, or Damon”、“Summer. The Second Pastoral, or Alexis”、“Autumn. The Third Pastoral, or Hylas and Aegon”、“Winter. The Fourth Pastoral, or Daphne”。四首詩寫於波普16歲之年，在前跋中波普自承效法前人，尤其感謝維吉爾和德萊登。詩中一貫以牧羊人對話，歌頌賢人、紀念友誼、悼念逝者，或讚美有德的女性，揉雜典故、既定用語以及英國四季的山野風光。

she that walks from yonder hill,/With studious brows, and nightcap dishabille?/That looks a stranger to the beams of day,/And counts her steps, and mutters all the way?" (ll. 1-4)，並且明白表示厭惡，希望天空下雨，把她沖走，以免礙眼。柯雷登為米拉辯白，但在回答之間提到米拉的衣著骯髒，骨瘦如柴，眼神呆滯，反而加強了李頗自我醜化的效果。柯雷登透露，米拉之有今日的長相，全因下工之後，點著蠟燭，徹夜閱讀「不良劇本」(“wicked plays”)。費拉瑞歐大驚失色，一名女傭居然讀書，怪不得形容如此枯槁，弓背爛牙。柯雷登告以事忙，匆忙離開費拉瑞歐，此詩於此結束。李頗在其他詩中也以米拉影射自己，但在這首牧歌中極盡誇大的手法，醜化自己。李頗讓柯雷登為她辯護只是虛應故事，真正意圖在顛覆牧歌中「美女」的成規，重新界定女性以及女詩人的尊嚴不在美貌，而在內在的毅力。

傳統牧歌中的牧羊人抒發熱情，追求心儀的女性，以甜蜜華麗的辭藻反覆強化女性的完美形體。這種制式的誄辭物化女性肉體，建構女性成為脫離現實的意念，語調雖懇切，卻將女性「去人性化」，男權的斧鑿霸氣十足。李頗回歸自然肉身，藉自我醜化的策略誇大現實，用以暴露皮相之美的虛妄，以及牧歌傳統的偽假。李頗仿習新古典主義的文類，其中以牧歌體的數量最多，因為牧歌以女性為書寫的對象與美的表徵，貼近她的女性經驗。此詩顛倒成規，堆砌醜女的形象，並故意將醜女的成因歸諸她從事男性的專利行為：讀書寫詩。此詩的女性自主意識超越個人的層次，批判的是整個牧歌將女性物化的傳統。〈米拉的長相：牧歌一則〉借用牧歌的形式，卻抗拒牧歌的男性屬性。李頗用充滿調侃喜感的語調，抗議牧歌的「唯美」陋規，在傳統的語言中交織屬於她個人的聲音，使得這首牧歌之中旁生反牧歌體的聲音，展現雙音論述的矛盾張力。牧歌的傳統將女性等同於大自然，代表天生之美、溫良以及豐饒，李頗的米拉卻被描述為老巫女(Hag)。李頗拆解「自然即女性」的傳統建構，有才氣的醜女雖完全不符合男性文化所定義的「自然美」，卻也是大地有尊嚴的一分子。李頗雖書寫以女性為客體的牧歌，但創造雙音的弔詭論述，頗有反客為主的況味。

二、鄉間莊園詩

十七世紀英國的鄉間莊園詩，用以描繪貴族和鄉紳在鄉間的華宅深園，讚美其人工佈置設計的巧思，以及物主的權勢及其家業的鼎盛，最常見的題材就是物主待客豪邁大方，宅園物產豐盛，由此引入此類詩作的道德主題：詩人規勸主

人惜物修身，以使福壽綿延。強生的詩〈記潘修斯忒莊園〉(“To Penshurst”)(1616)承襲古羅馬詩人馬休(Martial)和何瑞思(Horace)的傳統，是英國鄉間別墅詩的範例。潘修斯忒莊園是悉得尼(Philip Sidney)家族的祖居，位於肯特郡。強生恭維其房舍和周圍的園林，認為華麗而不炫耀，豐饒而有節制，展現貴族豪門的不俗品味與謙沖好客，以及自然與人為裝飾的最佳和諧。強生細數園裡奔跳的野味與牲畜，河裡游魚和樹上花果，由於主人的好客而致友朋絡繹不絕，鄉下佃農亦攜土產前來呈貢。潘修斯德莊園的流水席(“liberal board”)(1.59)成為悉得尼家族品德、地位與財富的象徵，享有權勢而仁民愛物，不愧是此一莊園的真命主人。

傳統的鄉間莊園詩祝禱貴族福澤綿延，強生的詩代表此文類的典範，歌頌溫柔敦厚的家風，肯定自然與人工的相輔相成。此文類歷經百年，詩人見證英國的物質進步，也記錄物欲的過度伸張。1731年波普寫〈第四則詩札：致柏林頓〉(“Epistle IV: To Richard Boyle, Earl of Burlington”)，批評當時貴族爭相興建鄉間豪宅，僱用蠢才大興土木，未能保存英國鄉村之蒼翠田野(他以「貓頭鷹」、「蟾蜍」等比喻斥罵負責造園的建築師)。⁶這些貴族多金，但是少了品味和判斷力，致使豪宅與自然景緻不協調，園裡設計處處顯露銅臭，其粗俗與霸氣直追尼祿暴君的宮殿。波普為此類宅邸取名為「泰蒙的別墅」(Timon's Villa)。

強生筆下描繪鄉間莊園的黃金盛世，波普則諷刺理想之喪失，認為此一理想僅餘兩位好友柏林頓和巴塞斯特(Bathurst)努力固守。李頗的鄉村莊園詩〈克倫柏居〉(“Crumble-Hall”)雖循此文類的範例，以貴族的莊園為主題，但是詩中鋪陳女性詩人和廚下女傭的所見所思，語調詼諧輕快，在傳統形式中挖鑿縫隙，發抒另類的聲音。蘭得瑞(Donna Landry)稱此詩為「無產階級的鄉村莊園詩」(plebeian country-house poem)(200)。*克倫柏居*是李頗第二位主人的華宅，屋宅維持富紳的氣派，但正積極整地，打算新造一座巨型涼亭。女傭米拉以第一人稱敘述，引領讀者參觀庭園和屋內擺設。李頗仿效波普，語帶調侃誇大，用「英雄對句」(heroic couplet)烘托辭藻的濃厚古意，祈求繆斯的助力，追記這座宅邸的美好歷史：

⁶ “Bubo”(拉丁文，意為「貓頭鷹」)和“Bufo”(意為「蟾蜍」)分別指Georg Bubb和Baron Melcome，兩人皆為波普深惡之人，是他經常寫詩撻伐的目標。參見John Butt, ed.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p.589, n.20。

「誰似繆思與我，如此嬉鬧？」
我倆再次齊唱，由她領聲；
再次齊唱；歌詠克倫柏居；
那座克倫柏居，曾經敞開大門，
令初次上門的寒士溫飽，使貧人得到賑濟。⁷

米拉接著描繪屋舍的外貌（歌德式尖塔）以及昔日用來待客的豐盛美食盛饌（“good old English Fare!”）。屋前豎著兩尊巨人石像，花園內橡樹成林，花果飄香，在爬滿蔓藤的蔭暗處猛一抬頭，會赫然看到威武攝人的石雕人像。

〈克倫柏居〉共 191 行，李頗以傳統的形式開始，加入史詩的成規，語調或收或放，至 51 行仍大致謹守規矩，遵循高蹈的體例。但是，第 52 行至 59 行乍然轉到廚房，離開光鮮的門面，進入幽暗的口腹領域：

老鼠安逸地出入那一頭漆黑的甬道，
牆上暗淡的窗戶經年阻隔陽光，
初次到此的人摸黑靠牆行進；
發著抖，害怕腳邊或許跟著惡鬼。
飄著味道的廚房令人目眩：
威士菲理火腿魚貫吊在燻黑的牆上；
爐火熊熊；油膩的地板有如煎盤；
各種蒸煮的雜氣從鍋具裡奔竄而出。⁸

⁷ [And who so frolick as the Muse and I ?]

We sing once more, obedient to her Call;
Once more we sing; and 'tis of Crumble-Hall;
That Crumble-Hall, whose hospital Door
Has fed the Stranger, and reliev'd the Poor. (11.10-14)

⁸ Safely the Mice through yon dark Passage run,
Where the dim windows ne'er admit the sun.
Along each Wall the Stranger blindly feels;
And (trembling) dreads a spectre at his Heels.
The sav'ry kitchen much Attention calls:

詩中的說話人米拉是女傭，並非如強生或波普，是屋主的朋友。李頗的敘述將高蹈與低鄙的物質層面交錯輪替，營造出與傳統鄉間莊園詩完全不同的效果。昔日的優雅光環不再，今日的廚下鄙陋才是實景。李頗藉米拉之口敘述富人家宅陰暗角落的鄙事，與前 50 行所刻意營造的高貴氣勢互相對比，為結尾的道德主題預埋伏筆。

李頗接著再度轉換場景，離開火宅似的廚房，到了涼爽舒適的客廳，古董瓷碗與牆上織錦掛毯美不勝收。上了樓向右轉沿著牆掛著聖喬治屠龍的畫像，到了樓上房間只見窗外景緻怡人。米拉開始描述窗外的園林，但是又乍然轉向勞動的細節，敘述女廚梭弗蘿妮亞（Sophronia）有若神助的廚藝，彷彿李頗這位廚下女傭藉著米拉傳達腹語：

梭弗蘿妮亞廚聖！握拳使力捏揉
軟軟的麵糰變成圓圓的起士糕；
她以掌剁碎乳酪，十指揉擠美味的牛油，
在指縫間與軟腴的起士聚合。⁹

此詩與傳統鄉間莊園詩大異其趣。李頗花費不少筆墨「紀實」，不似強生與波普的道貌岸然，講理說教，而是大量記述廚房灶間的人與事，鋪陳物質與肉慾。她接著暗示下人之間的情色，在混亂粗俗中營造「豐饒」的主題：

肥仔羅傑的胃囊中塞滿牛肉，花椰菜也有不少，
還有肉餡包（模樣活像他的腦袋！）
張大嘴，閉著眼

Westphalia Hams adorn the sable Walls:

The Fires blaze; the greasy Pavements fry;

And steaming odours from the Kettles fly. (11.51-59)

⁹ Sophronia sage ! whose learned knuckles know

To form round cheese-cakes of the pliant Dough;

To bruise the Curd, and thro' her Fingers squeeze

Ambrosial Butter with the temper'd cheese. (11.115--118)

癱在餐桌上。
兩片強有力的肺葉傳出隆隆呼聲
.....
烏蘇拉看著他，透著哀怨，
“哎呀，羅傑，唉！”傷心的少女哭著：
“你不愛可憐的烏蘇拉了，
否則，我正嘆著氣，你怎麼能睡死了還打呼嚕？”¹⁰

烏蘇拉結束廚房裡的獨白，繼續幹活洗碗，而米拉改換語調，在詩的結尾回歸鄉間莊園詩的成規，回到土木建築、周圍的林園以及道德主題。

此詩的道德主題在譴責濫建所導致的破壞自然。強生頌揚屋主的睿智好客，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波普撻伐富而無品的泰蒙之流（肯定柏林頓和巴塞斯特為例外），李頗比波普更為激進，刻意以勞動階級的樸實本能，對比資產階級的氣派與貪念，將道德的高下與社會階級脫勾，富人戕害自然，並不比勞動人高貴。有錢的克倫柏居的主人正計劃大興土木，砍樹清地，在山坡上建造大型涼亭。米拉說，烏雀夜鶯將無以為家，剝禿的坡地是「蠢笨的『藝術』」（“awkward Art”）（1.178）。李頗呼籲屋主懸崖勒馬，回歸自然原始：「寧要豎直的林木，莫要高大的樓閣」（“And let the Grove, if not the Parlour, stand”（1.191）。李頗的鄉間莊園詩混雜傳統題材與個人經驗，所言之志比波普更加抗拒鄉間莊園所意涵的文化霸權。詩中借傳統反傳統，高舉回歸自然的大旗，女性與勞動階級的抗拒意識躍動，形成一則強有力的雙聲齊唱，也顯示李頗的一貫詩風。

¹⁰ O'er-stuff'd wish Beef; with Cabbage much too full,
And Dumpling too (fit Emblem of his Skull !)
Unwieldy Roger on the Table lies.
His able Lungs discharge a rattling Sound:
...
Him Urs'la views; and with dejected Eyes,
“Ah ! Roger, Ah ! ”the mournful Maiden cries:
“Is wretched Urs'la then your Care no more,
That, while I sigh, thus you can sleep and snore ? ” (11.130-139)

三、農事詩札

農事詩札始自維吉爾的〈農事詩集〉(*The Georgics*)，描寫田園農耕的情景，經營「農耕猶如內省修心」的意象系統，強調耕耘土地即耕耘道德福田(cultivation)，內外兼修，形式則採取友儕之間的書信往來。艾迪生(Joseph Addison)於1679年為德萊登英譯維吉爾的〈農事詩集〉寫序，特別區隔農事詩和牧歌，以前者聚焦農夫(詩人)的純樸之心，有別於後者的牧羊人(詩人)之浪漫柔情。農事詩札以個人修養為主題，另旁及同儕友人之間的互助合作。但是與牧歌類似，農事詩札在十八世紀初的發展，其文類的屬性被視為契合女性的傳統特質，內省溫歛，擅長合作而不喜競爭。如克里佛(David Hill Radcliffe)所言，農事詩的文學與文化意涵逐漸被女性化(feminized)(138)。十八世紀此類詩札的作者甚多為女性，寫詩給女性友人，詩中常言提昇人際關係，以促進社會道德為職志。禮萊(Kate Lilley)亦指出農事詩札的體例和屬性最有利於女性友情的呈現，適合女詩人修正傳統的男性友儕論述，並建構女性情誼的差異性(169)。因此，女詩人所寫的農事詩札與男詩人所寫的傳統農事詩札在形貌和主題兩方面皆有不同。

李頗所作農事詩札強調女性情誼，有兩首被視為佳作：〈致一位女士函〉(“An Epistle to a Lady”)和〈米拉致渥泰維亞函〉(“Mira to Octavia”)。禮萊將此兩詩歸類為「庶民農事詩」(plebeian georgic)(Lilley 172)，兼具創新與社會批判的意圖，在文類成規、性別意識和階級認同之間建構糾葛的三角互動。〈致某女士函〉中李頗仍以米拉為敘述人，延續一貫的自貶語調。此信寫給李頗的恩人佛理曼托女士，詩首即感謝佛理曼托的提攜，但一再自謙缺乏才氣，有負對方的期許。米拉說，自己雖埋首苦讀前人的詩文，卻覺得才智粗疏，無法領略他們的精義：“(“But though these eyes the learned page explore, / And turn the ponderous volumes o’er and o’er, I find no comfort from their systems flow, / But am dejected more as more I know.”)(11.11-14)。米拉自稱受土星宰制，而陽光的亮麗從來不屑眷顧於她。她描述自己如何於困頓中苦修，夢想與旭日一起升起，進入文學的殿堂，與聖賢和傳世的詩作同登太虛化境。但是，好夢乍醒，現實逼人：

她醒了，唉啊！眼前就是工作和煩憂，

起身就要掃廚房的地，還得補衣衫的洞。¹¹

米拉疾病纏身，世間的歡樂離她漸遠，蒼茫的視力不再羨慕華麗的衣裳，機鋒的談吐聽來已如噪音，醉人的音樂如今入耳心煩，甚至看書也成苦事。但是，形體五官的衰頹可以忍受，死亡的時刻將至亦可面對，因為「塵歸塵，土歸土」乃是自然定律（“Of dust thou art, to dust shalt thou return”）（1.54），唯一不能捨去的是佛理曼托的友誼：

容我至少緊緊掌握一位摯友：
即便所有的歡樂飛逝，摯愛之物離身，
唯願有你守在身邊，看著我溘眼逝去。¹²

這首詩以謙卑的宗教情操作為人生的終極美德，並與好友共勉，祈求上帝的慈悲（“But let the tear for future mercy flow, / And fall resigned beneath the mighty blow”）（11.61-62）。

如此的自抑主題與波普的同類詩〈致御醫亞布士諾函〉（“An Epistle to Dr. Arbuthnot”）相去極遠。波普的詩形式上為農事詩札，政治動機和自我形塑卻是不折不扣的諷刺詩。波普也描繪自己年少時的稚嫩：「年少之時，尚未被名氣女神所操弄，我牙牙吟詩，朗朗上口」（“As yet a child, not yet a Fool to Fame, / I lisp'd in Numbers, for the Numebers came”）（11.127-128），但是其實自信十足，肯定自己的早熟天份，與李頗的哀苦自謙完全不同。〈致御醫亞布士諾函〉一詩，目的不在與亞布士諾互勉共修上帝之道，而在撻伐波普眼中的文丑與小人，例如艾迪生、惠格黨貴族蒙他鳩（Montague）和政客哈威（Lord Hervey）等人。李頗熟讀波普，但是農事詩札的寫作卻未效法波普的霸氣。李頗〈致一位女士函〉回返傳統的「自省」主題，但也同時挑戰傳統，以自己讀詩、寫詩所經歷的困頓，肯定女性的堅毅以及豁達睿智。李頗擁抱的是宗教靈修與團契共修的精神，教徒

¹¹ She wakes, alas! to business and to woes,
To sweep her kitchen, and to mend her clothes. (11.31-32)

¹² Yet let me still, ah! Let me grasp a friend:
And when each joy, when each loved object flies,
Be you the last that leaves my closing eyes. (11. 42-44)

修養的終極境界。

〈米拉致渥泰維亞函〉的語言和主題比上一首淺顯直接。米拉勸告渥泰維亞不要迷戀甜言蜜語、時髦年輕的佛洛利歐（Florio），阿土舍（Dusterandus）才是結婚的理想對象。阿土舍有土有財，品行端正，待人敦厚。米拉說，眼前的選擇非常明確：

住在[阿土舍的]體面的房子，當家做主，
受到村裡村外眾人愛戴；
每天與有德的朋友歡喜渡過，
家內平安，衣食無缺。
或者，飢寒交迫，
跟著佛洛利歐餐風露宿？
老實說，我認為你立刻可以決定。¹³

李頗在這首詩裡肯定俗世的智慧，希望朋友回歸「自然」，選擇大地的豐饒和穩當，捨棄飛揚的浪漫遐思。這首農事詩札處理婚姻中的女性自主選擇，呼籲女性應該培養謹慎的判斷力與務實的心態。李頗所經營的「內省修心」的意象謹守農事詩札的傳統，回歸保守價值，但同時翻新題材，關注女性切身的議題。

四、諷刺詩

李頗所寫的諷刺詩師法傳統形式，近的典範有波普和史威夫特，遠的則為古典諷刺師大家何瑞思（Horace, 65-8 B.C.）和朱文納（Juvenal, A.D.60-130）。諷

¹³ Say, would you, in his happy mansion, reign,
Toast of the village and the rural plain;
With honest friends your cheerful days beguile,
While peace and plenty on your table smile:
Or, cold and hungry, writhe your tired jaws,
And dine with Florio upon hips and haws?
In truth I think there's little room to pause. (ll. 55-61)

刺詩是古典時期與英國新古典主義時期的重要文類，其修辭成規包含語調和說話人兩大要素。前者又含何瑞思的委婉諷諧與朱文納的義正辭嚴兩個傳統，後者則一貫經營諷刺詩人的道德形象（ethos）。諷刺詩建構道德的威權和倫理的正當性，藉由上述的修辭成規突顯舉世滔滔、邪魔當道，以致諷刺詩人不得不挺身而出，以尖刻或溫婉的語調勸諫世人。語言修辭為中性的武器，詩人用以描繪「惡人」而成諷刺畫（caricature），選擇重點加以誇張，務期令被諷刺者成為不堪之物。這種手法於己有利（self-praise），對撻伐的對象則以摧毀形象為目的（*reductio ad absurdum*）。波普筆下創造惡棍，率皆將之比喻為非人的動物，例如上文所述〈致御醫函〉中的“Bufo”（蟾蜍，卑鄙之人）、“Sporus”（陰陽人）、“Bug with gilded wings”等等。傳統諷刺詩人訴諸忠孝節義等既有的倫理價值，站在道德的高處，抨擊「邪惡與愚蠢」（vice and folly），月旦公眾（以及個人）的敵人。他處理的題材傾向公領域的議題，若著墨私領域（例如婦德、婦容等），其立場一貫為反女性。憎惡女性（misogyny）的主題在西方傳統文學中屢見不鮮，在中古文學中尤其蔚為顯學。十八世紀名家如波普和史威夫特在私生活中身邊圍繞女性文友，皆因慕名而登門討教，兩位名家也盡力提攜照顧。¹⁴ 但在詩作中，兩人皆有反女性的筆墨文字，呈現一種文化制約所產生的焦慮分裂的「文品」。

李頗的諷刺詩不處理公領域的議題。她的鄉土生活經驗與女性主體意識，與男性諷刺詩人的都會性和政治性相距遙遠。李頗有名的幾首諷刺詩：〈論女性〉（“An Essay on Woman”）、〈史崔風致西莉亞：一則現代情詩〉（“Strephon to Celia. A Modern Love-Letter”）和〈男人稱王〉（“Man the Monarch”），討論的都是女性的主體認同，反抗男性的霸權文化。詩的標題明顯可見李頗在形式和題材上對波普、史威夫特和聖經男權教義的回應。簡而言之，李頗以她有限的人生經驗，奇妙地結合狂熱的文學閱讀與寫作，在諷刺詩中尤其展現兼具模仿與抗拒的雙重心態與聲音。

〈論女性〉的靈感來自波普的〈論人〉（“An Essay on Man”）。波普談人性的矛盾與世事的弔詭，但關注僅及男性，並不談兩性差異。李頗則挑戰父權文化視女性為財貨及獵物的思維，呈現被傳統消音的女性聲音。〈論女性〉仿波普的諷刺詩，以英雄對句寫作，修辭手法包括「殷鑑」（exemplum）、警句（epigram）和概論（general observation），主題則為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詩以描述女性的

¹⁴ 參見Margaret Anne Doody, “Swift among the Women,” in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Pope, Swift, and their Circl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8, pp.68-92。

一般狀況開始：

女性是一朵怡人但早謝的花，
做正經事太過柔弱，掌權力又不夠堅強：
結了婚的猶如上了枷鎖，未婚的卻又無人理睬；
長得不美的便受輕慢；貌若西施的卻遭禍殃。¹⁵

詩中的「殷鑑」是萬貫家財的女繼承人，身邊簇擁著追求者，口蜜腹劍，為的是她的財產。婚姻制度之於女性猶如冥府判官（“Mighty Hymen lifts his sceptred rod, / And sinks her glories with a fatal nod, / Dissolves her triumphs, sweeps her charms away, / And turns the goddess to her native clay”）（11.15-18），另女性永遠不得超生。財產是禍不是福，成了女性人生的大陷阱。才女潘菲莉亞（Pamphilia）則招忌，同性異性皆視她為敵（“The damsels view her with malign eyes, / The men are vexed to find a nymph so wise: / And wisdom only serves to make her know / The keen sensation of superior woe”）（11. 29-32）。李頗未婚，符合詩中醜女、才女的描述。這些「準女性主義」（proto-feminist）的心聲源自她的個人經驗。她雖採諷刺詩的傳統手法，仿效此文類的「概論」語言，但是關注女性議題，卻已超越文類範疇，挑戰傳統的單一男性主題。李頗的代言人（persona）沒有男性諷刺詩人的強勢語調。她把自己列入「一般女性」的行伍，承受共同的命運。芸芸女性眾生無能掙脫父權文化的牢籠。詩尾的悲涼已然超越個人的乖舛命運，語調中交織著抗議與無奈的矛盾情緒：「不快樂的女性是一個只差沒有關在囚牢的奴隸」（“Unhappy woman's but a slave at large”）（1.60）。

〈史崔風致西莉亞〉回應史威夫特的諷刺詩〈淑女的化妝間〉（“The Lady's Dressing Room”）。史威夫特採用諷刺文學慣用的「潑糞」（scatology）手法，誇張女性的邋遢，強調美麗淑女的表裡不一。詩中有一段文字已成糞石文學的經典作。史崔風趁西莉亞精心打扮出門之後，潛入她的閨房，眼前出現如此奇景：

¹⁵ Woman, a pleasing but a short-lived flower,
Too soft for business and too weak for power:
A wife in bondage, or neglected maid;
Despised, if ugly; if she's fair, betrayed. (11.1-4)

各式髮梳各有用途，
梳齒之際垢垢相連，
剔不掉，刮不走……。
我的天！可憐的史崔風翻胃欲嘔，
看到毛巾，聞到臭味，
沾滿口水、穢物和黏涕，
灰塵、汗漬與耳屎。
史崔風明察秋毫，瞧見一堆發出異味的蕾絲襯裙……
絲襪嘛，我又何必多說，
佈滿了臭腳丫子的骯髒印痕。¹⁶

史威夫特暴露美女的醜陋面，李頗則讓史崔風變成諂媚的敗金男，口裡說著「佩脫拉克式情人」(Petrarchan lover) 的甜言蜜語，心裡想的卻是西莉亞的錢財。李頗的西莉亞在詩中恢復為男人眼中的美女，有著雪白的酥胸，象牙白的雙手，如花的笑靨，鮮紅的櫻唇，和編貝似的牙齒。西莉亞保持矜持合乎道德，有問題的是心術不正的史崔風。李頗借用十四行詩的男性語言，美化女性，反擊另外一個也是男性所建構的醜化女性的傳統。

〈男人稱王〉顛覆聖經〈創世紀〉的男權詮釋，斥其為違反上帝的本意。上帝懲罰男人的傲慢，限制他的權力，因此原來依附這名暴君的猛獸、毒蛇四散，潛藏至深谷岬間，將山林大地讓給溫馴的山羊徜徉，使得花朵怡然綻放，湧泉得

¹⁶ The various Combs for various Uses,
Fill'd up with Dirt so closely fixt,
No Brush could force a way betwixt...
But oh! It turn'd poor Strephon's Bowels,
When he beheld and smelt the Towels,
Begumm'd, bematter'd, and beslim'd
With Dirt, and Sweat, and Ear-Wax grim'd.
No object Strephon's Eye escapes,
Here Pettycoats in frowzy Heaps;...
The Stockings, why shou'd I expose,
Stain'd with the Marks of stinking Toes. (11.19-52)

以潺潺奔流，鳥類亦能飛翔於青空。行筆至此，李頗語鋒一轉，問道：「可是，無助的女人該往哪裡逃？」（“But where! ah! where, shall helpless Woman fly?”）（1.23）

此詩共 64 行，中段三分之一的篇幅描繪女性的困境：體質羸弱，肩負重擔，獨自行走於曠野，雖有大地之母（Nature）的憐惜，自身的上進努力依然不敵生為女性的劣等命運，青春快速老去，才氣卻得不到肯定。李頗一方面呼應〈論女性〉中所描寫的作為女人的普遍遭遇，一方面也指涉自己的個人情境：

苦命女子的才情不能長久；
她向「智慧」求援卻是惘然，
耀眼的「文采」助力不足，
兩者皆是一名老態畢現女子的癡想妄念。¹⁷

此詩最後十行以直接的語言批判亞當，指他自始即擅權，為萬物命名，暴虐不得民心，卻又眷戀搖搖欲墜的王座，嫉妒夏娃，妄稱她為愚婦。世世代代以降的父親、兄弟、丈夫和跋扈的兒子，因此得以鞏固權位，家家戶戶也因此有了永祚不衰的男性君王。李頗當然不是第一位具有女性意識的女詩人，遠則不論，十八世紀初即有瑪麗·艾思黛（Mary Astell）批判不平等的兩性關係。¹⁸李頗諷刺詩的特色仍然在於揉合普遍性與自傳性，在男人的王國中處處可見「米拉」的身影，聽到她的抗議聲音。

五、結語

1980 年代朗士戴（Roger Lonsdale）出版兩本選集：《新牛津十八世紀詩選》（*The New Oxford Book of Eighteenth-Century Verse*）（1984）和《十八世紀女性詩人》（*Eighteenth-Century Women Poets*）（1989），前者收錄甚多非主流的詩人，

¹⁷ Thus wretched Woman's short-liv'd Merit dies;

In vain to Wisdom's sacred Help she flies;

Or sparkling Wit but lends a feeble Aid:

'Tis all Delirium from a wrinkled Maid. (ll.46-49)

¹⁸ 見 *Some Reflections on Marriage* (1700).

後者更大量收錄名不見經傳的女性詩人，對於學者從事研究此一時期的「另類」詩作助益甚大，不必辛苦尋覓藏身遠方圖書館角落的手稿或珍本書。朗氏於前者書中收錄李頗詩 5 首，在後者中收錄 16 首，數量為所有女詩人之冠。李頗出身勞動階級，詩交流露強烈的自我意識，心儀高蹈文學，卻又忠實於自己的人生體驗，以致詩中一貫流露雙重的認同。她熟讀新古典主義詩，仿襲其傳統形式，了解主流文學的價值建構。上文自四種文類(牧歌、鄉間莊園詩、農事詩札、諷刺詩)的框架入手，討論李頗的雙聲特質。李頗詩中充斥勞動階級女性的雙重弱勢的吶喊，但她不是激越的詩人。李頗對當時高蹈文類的掌握畢竟是二手而有限的。就詩藝而言，四類詩中她的諷刺詩寫得最好，原因或許一如其私淑的恩師波普，將滿腹的怨苦勞騷昇華為詩情，其熾熱的真摯與身為雙重邊緣人的切膚的感受，終究不是文類的成規所能宰制。她的詩努力合乎新古典主義主流文類的成規，但她企圖在成規中反成規。傳統的規矩和她的自由心志交織對抗，在她的佳作中形成對話的張力。這樣的矛盾張力是李頗的一大特色。她的詩所展現的是個人與傳統的對話，在文類、性別與階級的多重介面呈現雙重認同，或謂雙聲主體。詩一向被賦予陽剛高蹈的文類屬性，是父系文明社群的表徵。李頗短暫地親近這個社群，吟唱出繞耳不絕的雙音詩歌。

Works Cited

- Backscheider, Paula R. *Eighteenth-Century Women Poets and Their Poetry: Inventing Agency, Inventing Genr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2005.
- Dalporto, Jeannie C. "Landscape, Labor, and the Ideology of Improvement in Mary Leapor's 'Crumble-Hall.'"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42.3 (Fall 2001): 228-44.
- Doody, Margaret Ann. "Swift Among the Women."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18 (1988): 68-92.
- Greene, Richard. *Mary Leapor: A Study in 18th Century Women's Poetry*. Oxford UP, 1993.
- Greene, Richard and Ann Messenger, eds. *The Works of Mary Leapor*. Oxford UP, 2003.
- Kord, Susanne. *Women Peasant Poe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Scotland, and Germany*. Oxford UP, 2003.
- Landry, Donna. *The Muse of Resistance: Labouring-Class Women's Poetry in Britain, 1739-1796*. Oxford UP, 1990.
- Leapor, Mary. *Poems Upon Several Occasions*. 2 Vols. London, 1751.
- Lilley, Kate. "Homosocial Women: Martha Sansom, Constantia Grierson, Mary Leapor and Georgic Verse Epistle," in Isobel Armstrong and Virginia Blair, eds. *Women's Poetry in the Enlightenment: The Making of a Canon, 1730-1820*,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2001, pp. 167-185.
- Lonsdale, Roger, ed. *The New Oxford Book of Eighteenth-Century Verse*. Oxford UP, 1984.
- _____. *Eighteenth-Century Women Poets*. Oxford UP, 1989.
- Mandell, Laura. "Demystifying (with) the Repugnant Female Body: Mary Leapor and Feminist Literary History." *Criticism*. 38.4 (Fall 1996): 551-83.
- Mell, Donald C., ed. *Pope, Swift, and Women Writers*.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7.
- Messenger, Ann. *His and Hers: Essays in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6.
- _____. *Pastoral Tradition and the Female Talent*. AMS Press, Inc., 2001.
- Meyer, Michael. "Mary Leapor: The Female Body and the Body of Her Texts."

1650-1850: Ideas, Aesthetics, and Inquiri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10 (2004):63-78.

Prescott, Sarah & David E. Shuttleton, eds. (2003) *Women and Poetry, 1660-1750.*

Macmillan.

Radcliffe, David Hill. *Forms of Reflection: Genre and Culture in*

Meditational Writing.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3.

Rizzo, Betty. "Molly Leapor: An Anxiety for Influence." *The Age of Johnson.* 4

(1991): 313-43.

Tobin, Beth Fowkes, ed. *History, Gender, and Eigh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4.

宋美瑾. (1995) 《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諷刺詩與小說》。台北：東大圖書公司。